

◆边走边看

鸟 窝

铁 云

每次散步，总见沿路白杨树上有不少鸟窝，有相隔很近——隔壁两棵树上遥遥相对，也有相隔甚远，以公里计算。大多是喜鹊，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它们总要开心地先在枝丫上叽叽喳喳地欢声一阵，再飞出一圈优美的弧线后回到枝丫上捋捋羽毛，仿佛炫耀它们的飞行技能，又或者是表演给异性看。

我曾经和杨树上的鸟们毗邻而居。那时住四楼，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树梢上的鸟窝。清晨最是它们的开心时刻，天蒙蒙亮就开始一天的欢唱，一个起了头，接着一家子都唱起来，隔壁的，甚至更远的都飞来相聚、唱和，也不知到底是说话还是唱歌，反正一阵接一阵，声音永远清脆响亮，不像人类说多了话，嗓子还会不舒

服甚至嘶哑。

鸟总会将窝做得那么好看，那么舒适。树枝、草、羽毛之类的材料，像纺织的一样，整齐，好看。有个视频：一只乌鸦用喙将两块碎砖头逐一搬开，啄食下面的食物，可见鸟类的喙和它们的大脑还有动爪能力，确实了得。

据鸟类学家统计，一对灰喜鹊在筑巢的四五天内，至少得衔取枯枝、青叶、草根、牛羊毛和泥团共600余次，其中衔取枯枝250余次，青叶150余次，草根120余次，牛羊毛82次，泥团54次。一只美洲金翅雀筑50克的巢，就得飞来飞去衔取近800根巢材。鸟没有松鼠那样的手，没有海狸那样的牙，只有喙和爪。

有位鸟类专家说，在他所见过的鸟巢中，使他最为动

情和倍感温暖的还是冬天中原大地上一棵棵白杨树上的鸟巢，大多都是鸟夫妻共同建造的家园。

原来鸟类并不比人类轻松啊。人类为了房子还贷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，鸟类为了一个温暖的巢穴，夫妻同心，竭尽所能。它们貌似并没有被繁重的建房劳动压垮，除了建筑，夫妻还能抽出时间说说悄悄话，唱唱情歌，它们懂生活，会调剂，就生活情趣来说，它们真的算是高雅。

华北平原上一棵棵白杨树上的鸟巢，悬于空中，出双入对的喜鹊们永远那么快活，即便一只，也一样引吭鸣唱。步行在马路上的我，总能在滚滚红尘里清晰地辨别出喜鹊们明快清亮的欢声。它们唱过一阵，便以低空盘旋或空中不规则的飞行来引诱如我这般愿意上钩的人。

《禽经》上说：“仰鸣则晴，俯鸣则雨，人闻其声则喜。”一点没错，每次经过那些白杨树，我都要仰视一眼那些风中的鸟窝，它们的鸣叫声带给我喜悦，我怀着敬畏，立在树下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把钱算出来了。明明是晒得嘎嘣脆的稻子，咋就打折算呢？而且一粒尘土都没有！多少斤？多少钱？怎么折算的？么舅抓下头上的草帽，狠狠扇了扇，一滴汗珠从睫毛上滚下来。他带着疑问，接过一叠钞票，一言不发，一板车稻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卖掉了。

么舅解开老布澡巾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又把它系回腰间，想起临走时么舅妈说的话：“到那可以找大儿子的战友虎子。”么舅硬皮相，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求人。虎子和大表哥曾经是一个连队的，有商品粮户口的虎子退伍后在粮站当了粮管员，大表哥回家务了农。这几年虎子经常来家里串门，唠嗑，么舅妈拿好菜好饭招待。么舅拉空车正起身，虎子来了，热情地和么舅打招呼，问稻子按什么标准称的，听说过磅后折了水分，他压着嗓子小声训着“鸭舌帽”。么舅说：“不麻烦了。”么舅趁虎子没注意，在嘈杂声中默默离开了。么舅知道虎子经常串门，是惦记他的三丫头，于是拉着空车跑得更快了。

空车，正好可以到供销社拉点肥料回家。晌午的日头更紧，么舅把澡巾也系得更紧，他要捆住肚子里发出的咕噜声。么舅妈接过么舅手里的一卷灯芯绒布，喜上眉梢：“一家人过冬的布鞋有着落了。”读初中的小儿子迎出来问：“剩的钱够我一套运动服吗？学校马上开运动会了。”么舅说：“都有都有。”大儿子马上要订婚了，二小子读高中，三丫头要拜师学裁缝。惆怅蜂拥而至，么舅已经在盘算了，再去谁家借点钱……



孤舟 陆冠京 摄

◆情感微澜

翻过那座山

何宏家

家中有一盆兰花，静静地坐落在阳台。几天前，原本光秃秃的枝干不知何时生出了花苞，妈妈说近几天就要开花了。

原本平静得像白开水般的生活突然泛起了一丝涟漪。我便时常在阳台等候，等待花开的瞬间。

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冲散了我心中的憧憬。“这次是怎么考的？等下去我办公室。”讲台上那张威严的面孔，让我不由得低下头，选择妥协。原本成绩中等的我，不知为何，这次考试出奇的差。面对班主任马老师的追问，我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是默默点着头，看着自己的鞋子，听着老师的教导。

天空呈现一种近乎透明的青蓝色，流云飞走，窗外金色的阳光如同美酒，倾泻在窗户上，继而变得深邃，将水泥地染成酒红；很快，夕阳带着最后一丝热量，变成了橘红，天空暗了下来，我不知怎的，心中泛起一股悲凉。

“好了，多说无益，回去后把成绩向家长说说，分析分析是怎么考的。”马老师总算是语气缓和了点。我回到家，母亲和弟弟已坐在饭桌旁等我吃晚饭。气氛一时变得尴尬起来，所有人都没有说话，只是彼此看着。我一声不吭地将书包放在地上，转身来到阳台。

兰花，谢了。几朵残花静静地躺在地上，像是在向我倾诉。花盆中只剩下两三株绿色的枝干，我嗅着残存的香气，妄想脑海中拼凑出几朵娇艳的花，可怎么也拼不出来。

母亲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，直视着我。我内心最后的防线在与母亲的对视中垮塌了，委屈从心中冒出，却被我强行堵在喉咙。我涨红了脸，不敢去看母亲的眼睛。

母亲也没说什么，一阵沉默后，拉开了窗帘。

夜晚有一种不一样的声音，似乎是微风与云在飘动，衬托出夜的宁静。路灯的微光照射着一小片地方，远处是幽深的黑暗，月亮在迷雾一般的云层里，朦胧地泛出诡异的光晕。凭借着淡淡的月光，我隐约看见窗外，兰花开得空幽而烂漫。暗紫色的叶子，淡黄色的小花，一串串挂满了整个花架，一阵春风吹来，淡淡的馨香张开了婆娑的翅膀，飞入角角落落。更远处，怀安河畔柳树的一头秀发在风中飘散，仿佛无数的丝线，牢牢缠住我的视野。

母亲拍拍我的肩，转身离去了，只剩下一句话在微风中飘过，“一星陨落，黯淡不了星空灿烂；一花凋零，荒芜不了整个春天。”我一个人驻足在阳台，打开窗户，风呼呼吹着，月光明明照着；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，却没有靠着……

◆流年碎影

卖 粮

解红光

稻子熟的时候，么舅用磨得铮亮的镰刀把稻子一簇一簇割下，腰一直弯曲着。稻子一束束捆扎好，一担担挑到场地上晾晒。一个生产队只有一台脚踩打稻机，根本轮不上，么舅只好把捆好的稻束散开，围着一个圆心，一圈圈抖落在场地上，拿扬叉晒晒、翻翻，翻翻、晒晒，之后牵着老牛，由老牛拉着石碾，人与牛陀螺一样在太阳下回来回转圈、碾压。打下的稻子经过风播车扬干净，除去草屑杂质后，留下一年的口粮，剩下的送到公社粮站卖掉。

“喳咯郎”（学名“黑卷尾”）开始鸣叫时，么舅正在把稻子一包一包地搬上大板车。大板车是借来的，溜滑的扶手被庄稼汉们手心里的汗浸染得油亮亮的。稀疏的星在天

前倾。十几里地，基本都是上坡，么舅一直保持着老牛驾犁的姿势，车轮子轧得石子蹦出多远。

天还没亮，他就到了粮站。卖粮的排起长龙一样的队。有人说昨下午没卖掉，晚上眼睁睁看着粮站工作人员麻利收起磅秤、算盘和现金盒子，按时下了班。吵闹没有用，只有等待。么舅打了个寒颤，里面衣服汗透了，外面的衣服被露水打湿了。突然人群躁动起来，“来了来了！”“站磅头”的两个人来了，其中一个拎着一杯碧绿的茶叶水和报纸包着的油炸点心，另一只手夹着算盘、搂着钱盒子，迈着方步，另外一个人戴着鸭舌帽，咣咣当当推来一台磅秤。卖粮的人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从稻包上爬起来，眼神跟着他们移动。油炸点心的香味引得这些空肚子的卖粮人直咽口水。过磅按先来后到，秩序倒也井然。有人拿到了钱，觉得吃了亏，嘴里嘟嘟囔囔骂娘，悻悻地离开。

太阳正毒时，么舅终于排上号，“鸭舌帽”拿一把狭长的铁铲子，使劲插到稻包里，熟练地挂出一些稻子，瞅了瞅，捡了几颗放嘴里嚼一下：“这稻子是要打折的，潮。称不称？不称就拉回家晒晒再来！”不容么舅分辨，会计噼里啪啦已经

